

詳註
校正

三蘇文集

東坡集

唐鉉署

詳註
校正

蘇東坡文集卷之五

宋眉山蘇東坡先生著

後學

紹興湯壽銘滌先訂
蕭山謝璿政齊註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范仲淹
縣人
謚文正
宋吳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

詳註
校正

蘇東坡文集

卷五

序

會文堂書局印行

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

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呂祖謙曰。作文字不難于議論。而難于敘事。蓋敘事在嚴整難也。東坡自述處。大類司馬公。而整齊嚴肅。又不比司馬之汗漫。蔡世遠曰。長公文以雄

偉閎暢勝。此篇更出以簡勁。

石守道句

宋史石介傳介字守道兗州人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余以杜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

靖王素蔡

其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許今河南堯夫范純仁字彞皐字純禮

仲淹第

德孺按范仲淹四子幼曰徐按東坡警知徐州縣淮陰侯四句韓信謂王

名雖為霸

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三秦王為秦將秦父兄怨此三人痛王謂

雍王章邯

塞王司馬欣諸葛孔明四句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亮曰今曹操擁百

能守益州

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而弱民殷國富而不知武之國而其主不

有割益保

其岩阻則霸業可成漢天聖仁宗

堯繹先生詩集序

顏太初宋彭城人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

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擊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樂全先生文集序

張方平字樂全先生
安道自號樂全先生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歷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

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盛孝章

盛憲字孝章後漢會稽人爲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深忌之孔融憂其不免禍以書言于曹操卒爲孫權所害

郝鴻豫

郝虛字

漢高平人與孔融不睦互相長短曹曾魯公亮

田表聖奏議序

田錫宋洪雅人字表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

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太平興國

宋太宗年號

咸平

宋真宗年號

各以次受分地

賈誼陳政事疏。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

王之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主父偃句

漢書本傳。偃說上曰。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之封。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子是上從其計。

六一居士集序

宋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自爲傳曰。吾集古集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一老。于其間。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黽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

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蓋公治漢膠西人善新學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宮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

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安石又以字學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王定國詩集序

王定國名鞏宋王旦孫自號清虛先生有雋才長于詩從蘇軾

跌宕不顯傲世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觀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韻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韻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知人之淺也又念昔日定國過

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國風好色二句見史記原傳變風變雅詩邶風至幽風一百三十五篇為國風中之變

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又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

王也過余于彭城按年譜熙寧十年東坡由密州移知徐州有與王定國顏復彭城人桓山在徐州東北

二十七里黃樓東坡在徐州城之東門下臨泗水為大樓壘以黃土名曰黃樓

晁君成詩集序晁君成名端友宋鉅野人按宋史友作有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

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尙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補之字無李邵字孟節後漢南鄭人善河洛風星爲縣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

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

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邵爲吏太守固冲帝時官太尉

邵茂誠詩集序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嚙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

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匠慶之山

永詳虞同虞鐘馨之附也

孫莘老

名覺宋高郵人嘗爲吳興太守

原憲

孔子弟子字子思春秋宋人家貧蓬戶糞土

馮匡坐而弦歌

顏回

論語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揚雄

有子曰早天

馮衍

字敬通後漢杜陵人年二十博通羣書光武帝時爲司隸從事

後被廢遂坎壤以終

皇甫士安

名謐晉朝歌人有高尚之志武帝歷詔徵之謐上疏自稱篤疾不任仕進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

之客。負之於死。牛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甯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翟公十一句

見史汲鄭列傳按翟公漢下邳人

退老潁水之上

歐陽修致仕居潁之西湖按潁州西北二里有西湖潁河合諸水匯

流處也潁州今安徽阜陽縣

汝陰

今安徽阜陽縣治

錢塘

縣名卽杭州

高密

縣名密州所治今屬山東膠東道

送杭州進士詩序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

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非大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甯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齊景公四句

子見孟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潏貊貢良弓。燕代獻